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俠逢郭老 蘆花蕩北岸獲胡奇

且說展爺見了是假人，已知中計，才待轉身，那知早將鎖簧踏著，登翻了木板，落將下去。只聽一陣鑼聲亂響，外面眾人嚷道：「得咧！得咧！」原來木板之下，半空中懸著一個皮兜子，四面皆是活套。只要掉在裡面往下一沉，四面的網套兒往下一攏，有一根大絨繩總結扣住，再也不能掙扎。原來五間軒子猶如樓房一般，早有人從下面東明兒開了窗扇，進來無數莊丁將絨繩繫下，先把寶劍摘下來，後把展爺縛住了。捆縛之時，說了無數的刻薄挖苦話兒。展爺到了此時，只好置若罔聞，一言不發。又聽有個莊丁說：「咱們員外同客飲酒，正入醉鄉。此時天有三鼓，暫且不必回稟，且把他押在通天窟內收起來。我先去找著何頭兒，將這寶劍交明，然後再去回話。」說罷，推推擁擁的往南而去。走不多時，只見有個石門，卻是由山根鑿出來的，雖是雙門，卻是一扇活的，那一扇是隨石的假門。假門上有個大銅環。莊丁上前用力把銅環一拉，上面有消息將那扇活門撐開，剛剛進去一人，便把展爺推進去。莊丁一鬆手，銅環往回裡一拽，那扇門就關上了。此門非從外面拉環，是再不能開的。

展爺到了裡面，覺得冷森森一股寒氣侵人，原來裡面是個嘎嘎形兒，全無抓手，用油灰抹亮，惟獨當中卻有一縫，望時可以見天。展爺明白叫通天窟。借著天光，又見有一小橫匾，上寫「氣死貓」三個紅字。匾是粉白地的。展爺到了此時，不覺長歎一聲道：「哎！我展熊飛枉自受了朝廷的四品護衛之職，不想今日誤中奸謀，被擒在此。」剛然說完，只聽有人叫「苦」，把個展爺嚇了一跳，忙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快說。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姓郭名彰，乃鎮江人氏。只因帶了女兒上瓜州投親，不想在渡船遇見頭領胡烈，將我父女搶至莊上，欲要將我女兒與什麼五員外為妻。我說女兒已有人家，今到瓜州投親就是為完成此事。誰知胡烈聽了，登時翻臉，說小人不識抬舉，就把我捆起來，監禁在此。」展爺聽罷，氣沖牛斗，一聲怪叫道：「好白玉堂呀！你做的好事，你還稱甚麼義士！你只是綠林強寇一般。我展熊飛尚能出此陷阱，我與你誓不兩立。」郭彰又問了展爺因何至此，展爺便說了一遍。

忽聽外面嚷道：「帶刺客！帶刺客！員外立等。」此時已交四鼓。早見呼嚕嚕石門已開。展爺正要見白玉堂，述他罪惡，替郭老辨冤，急忙出來問道：「你們員外可是白玉堂？我正要見他！」氣忿忿的，邁開大步，跟莊丁來至廳房以內，見燈燭光明，迎面設著酒筵，上面坐一人白面微鬚，卻是白面判官柳青，旁邊陪坐的正是白玉堂。他明知展爺已到，故意的大言不慚，談笑自若。

展爺見此光景，如何按納得住，雙眼一瞪，一聲吆喝道：「白玉堂！你將俺展某獲住，便要怎麼？講！」白玉堂方才回過頭來，佯作吃驚道：「哎呀！原來是展兄。手下人如何回說我是刺客呢，實在不知。」連忙過來，親解其縛，又謝罪道：「小弟實在不知展兄駕到，只說擒住刺客，不料卻是「御貓」，真是意想不到之事！」又問柳青道：「柳兄不認得麼？此位便是南俠展熊飛現授四品護衛之職，好本領，好劍法，天子親賜封號「御貓」便是。」展爺聽了，冷笑道：「可見山野的綠林，無知的草寇，不知法紀。你非君上，也非官長，何敢妄言刺客二字，說得無倫無理。這也不用苛責於你。但只是我展某今日誤墮於你小巧奸術之中，遭擒被獲。可惜我展某時乖運蹇，未能遇害於光明磊落之場，竟自葬送在山賊強徒之手，乃展某之大不幸也。」白玉堂聽了此言，心中以為展爺是氣忿的話頭，他卻嘻嘻笑道：「小弟白玉堂行俠尚義，從不打劫搶掠，展兄何故口口聲聲呼小弟為山賊盜寇。此言太過，小弟實實不解。」展爺惡唾一口道：「你此話哄誰！既不打劫搶掠，為何將郭老兒父女搶來，硬要霸佔人家有婿之女。那老兒不允，你便把他囚禁在通天窟內。似此行為，非強寇而何？還敢大言不慚，說俠義二字，豈不令人活活羞死，活活笑死！」玉堂聽了，驚駭非常，道：「展兄此事從何說起？」展爺便將在通天窟遇郭老的話說了一遍。白玉堂道：「既有胡烈，此事便好辦了。展兄請坐，待小弟立剖此事。」急令人將郭彰帶來。

不多時郭彰帶到，伴當對他，指著白玉堂道：「這是我五員外。」郭老連忙跪倒，向上叩頭，口稱：「大王爺爺，饒命呀，饒命！」展爺在旁聽了呼他大王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忿恨難當。白玉堂卻笑著道：「那老兒不要害怕。我非山賊盜寇，不是甚麼大寨主。」伴當在旁道：「你稱呼員外。」郭老道：「員外在，聽老兒訴稟。」便將帶領女兒上瓜州投親，被胡烈截住為給員外提親，因未允，將小老兒囚禁在山洞之內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玉堂道：「你女兒現在何處？」郭彰道：「聽胡烈說，將我女兒交在後面去，不知是何去處。」白玉堂立刻叫伴當近前道：「你去將胡烈好好喚來，不許提郭老者之事。倘有洩露，立追狗命。」伴當答應，實時奉命去了。

少時，胡烈來到。胡烈面有得色，參見已畢。白玉堂已將郭老帶在一邊，笑容滿面道：「胡頭兒，你連日辛苦了！這幾日船上可有甚麼事情沒有？」胡烈道：「並無別事。小人正要回稟員外，只因昨日有父女二人乘舟過渡，小人見他女兒頗有姿色，卻與員外年紀相仿。小人見員外無家室，意欲將此女留下與員外成其美事，不知員外意下如何？」說罷，滿臉忻然，似乎得意。白玉堂聽了胡烈一片言語，並不動氣，反倒哈哈大笑道：「不想胡頭兒你竟為我如此掛心。但只一件，你來的不多日期，如何深得我心呢？」

原來胡烈他弟兄兩個，兄弟名叫胡奇，皆是柳青新近薦過來的。只聽胡烈道：「小人既來伺候員外，必當盡心報效；倘若不秉天良，還敢望員外疼愛？」胡烈說至此，以為必合了玉堂之心。他那知玉堂狠毒至甚，耐著性兒道：「好，好！真是難為你。此事可是我素來有這個意呀，還是別人告訴你的呢，還是你自己的主意呢？」胡烈此時，惟恐別人爭功，連忙道：「是小人自己巴結，一團美意，不用員外吩咐，也無別人告訴。」白玉堂回頭向展爺道：「展兄可聽明白了？」展爺已知胡烈所為，便不言語了。

白玉堂又問：「此女現在何處？」胡烈道：「已交小人妻子好生看待。」白玉堂道：「很好。」喜笑顏開，湊到胡烈跟前，冷不防用了個冲天炮泰山勢，將胡烈踢倒。急擎寶劍，將胡烈左膀砍傷，疼得個胡烈滿地打滾。上面柳青看了，白臉上青一塊，紅一塊，心中好生難受，又不敢勸解，又不敢攔阻。只聽白玉堂吩咐伴當，將胡烈搭下去，明日交松江府辦理。立刻喚伴當到後面將郭老女兒增嬌叫丫環領至廳上，當面交與郭彰。又問他：「還有甚麼東西？」郭彰道：「還有兩個棕箱。」白爺連忙命人即刻抬來，叫他當面點明。郭彰道：「鑰匙現在小老兒身上，箱子是不用檢點的。」白爺叫伴當取了二□兩銀子賞了郭老，又派了頭領何壽帶領水手用妥船將他父女二人連夜送到瓜州，不可有誤。郭彰千恩萬謝而去。

此時已交五鼓，這裡白爺笑盈盈的道：「展兄，此事若非兄臺被擒在山窟之內，小弟如何知道胡烈所為，險些兒壞了小弟名頭。但小弟的私事已結，只是展兄的官事如何呢？展兄此來必是奉相諭叫小弟跟隨入都，但是我白某就這樣隨了兄臺去麼？」展爺道：「依你便怎麼樣呢？」玉堂道：「也無別的。小弟既將三寶盜來，如今展兄必須將三寶盜去。倘能如此，小弟甘拜下風，情願跟隨展兄上開封府去；如不能時，展兄也就不必再上陷空島了。」此話說至此，明露著叫展爺從此後隱姓埋名，再也不必上開封府了。展爺聽了連聲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我須要問明，在於何日盜寶？」白玉堂道：「日期近了，少了，顯得為難展兄。如今定下□日期限；過了□日，展兄可悄悄地回開封府罷。」展爺道：「誰與你鬥口。俺展熊飛只定於三日內就要得回三寶。那時不要改口。」玉堂道：「如此很好。若要改口，豈是丈夫所為。」說罷，彼此擊掌。白爺又叫伴當將展爺送到通天窟內。可憐南俠被禁在山洞之內，手中又無利刃，如何能脫此陷阱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郭彰父女跟隨何壽來到船艙之內，何壽坐在船頭順流而下。郭彰悄悄向女兒增嬌道：「你被掠之後，在於何處？」增嬌道：「是姓胡的將女兒交與他妻子，看承得頗好。」又問：「爹爹如何見得大王，就能脫釋放呢？」郭老便說起在山洞內遇見開封府展老爺號御貓的，多虧他見了員外，也不知是什麼大王，分析明白，才得釋放。增嬌聽了，感念展爺之至。正在談論之際，忽聽後面聲音：「船裡頭不要走了，五員外還有話說呢。快些攏住呀。」何壽聽了，有些遲疑道：「方才員外吩咐明白了，如何又有話說呢？難道此時反悔了不成？若真如此，不但對不過姓展的，連姓柳的也對不住了；慢說他等，就是我何壽，以後也就瞧他不起。」

只見那只船如弩箭一般，及至切近，見一人撲的一聲，跳上船來。趁著月色看時，卻是胡奇，手持利刃，怒目橫眉，道：「何頭兒且將他父女留下，俺要替哥哥報仇。」何壽道：「胡二哥此言差矣。此事原是令兄不是，與他父女何干。再者，我奉員外之命送他父女，如何私自留下與你？有什麼話，你找員外去，莫要耽延我的事體。」胡奇聽了，一瞪眼，一聲怪叫道：「何壽！你敢不與我留下？」何壽道：「不留便怎麼樣？」胡奇舉起撲刀，就砍將下來。何壽卻未防備，不曾帶得利刃，一哈腰提起一塊船板，將刀迎住。此時郭彰父女在艙內疊疊連聲喊叫：「救人呀，救人！」胡奇與何壽動手，究竟船板輪轉太夯，何壽看看不敵。可巧腳下一蹶，就勢落水去。兩個水手一見，撲咚撲咚也跳在水內。胡奇滿心得意，郭彰五內著急。

忽見上流趕下一隻快船，上有五六個人，已離此船不遠，聲聲喝道：「你這廝不知規矩！俺這蘆花蕩從不害人。你是晚生後輩呀，如何擅敢害人，壞人名頭？俺來也！你往那裡跑？」將身一縱，要跳過船來。不想船離過遠，腳剛踏到船邊，胡奇用撲刀一擱，那人將身一閃，只聽撲咚一聲，也落下水去。船已臨近，上面「嗖」「嗖」「嗖」跳過三人，將胡奇裹住，各舉兵刃。好胡奇！力敵三人，全無懼怯。誰知那個先落水的，探出頭來偷看熱鬧。見三個伙伴逼住胡奇，看看離自己不遠，他卻用手把胡奇的懷子骨揪住，往下一攏，只聽撲咚掉在水內。那人卻提定兩腳不放，忙用篙鉤搭住，拽上船來捆好。頭向下，腳朝上，且自控水。眾人七手八腳，連郭彰父女船隻駕起，竟奔蘆花蕩而來。

原來此船乃丁家夜巡船，因聽見有人呼救，急急向前，不料拿住胡奇，救了郭老父女。趕至泊岸，胡奇已醒，雖然喝了兩口水，無甚要緊。大家將他扶在岸上，推擁進莊。又差一個年老之人背定郭增嬌，差個少年有力的背了郭彰，一同到了菜花村，先差人通報大官人二官人去。

此時天有五鼓之半。這也是兆蘭兆蕙素日吩咐的，倘有緊急之事，無論三更半夜，只管通報，決不嗔怪。今日弟兄二人聽見拿住個私行劫掠謀人害命的，卻在南蕩境內，幸喜擒來，救了二人，連忙來到待客廳上。先把郭增嬌交在小姐月華處，然後將郭彰帶上來，細細追問情由。又將胡奇來歷問明，方知他是新近來的，怨不得不知規矩則例。正在訊問間，忽見丫環進來道：「太太叫二位官人呢。」

不知丁母為著何事，下回分曉。